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渝中沙</p>
<p>看著滿地狼藉的室內，隨意掉落的衣服、雜物、破損的洗衣籃，殘骸仍碎裂在地上，來不及收拾。意識彷彿飄向肉體之外，病色乾白的燈光，照著我一半的身體，剩下的一半沉入陰影，看著自己就這麼站在一切混亂的中心，心裡被無數的恐慌爬過，碎蟻的屍體就像遺留在嘴邊。潛意識裡逐漸有甚麼在拉扯著我的注意力。</p> <p>默不作聲聽著浴室傳來淋浴的聲音，我知道她在讓自己冷靜。</p> <p>我也想讓自己冷靜。</p> <p>可是我的雙腳選擇走向窗台，爬上那在微涼秋風吹拂下，更顯冰涼的欄杆。想著：『從這裡不小心掉下的話，應該不會死吧？那我坐在這裡的話，她會有甚麼反應呢？』</p> <p>街上的紅燈閃爍，映照在我的臉上，像隻驚懼的兔子般，轉動著眼珠，盯著來往的行人和車子。既想被發現，又害怕被發現。既害怕人們發現我的瘋狂，又為那些關心和注意感到興奮。</p> <p>風颳著我未著衣縷的臂膀，身上僅披著一條單薄浴巾，原先溫熱的水珠，現在也被瘋狂的風抓著走了。理智雖逐漸回籠，卻也讓我更加迷離。</p> <p>『我該回屋裡嗎？』</p> <p>『回屋裡的話，她還會在乎我嗎？』</p> <p>我猶豫的時間不長，浴室的門很快地被打開了，我的動搖在那一瞬間又煙消雲散。</p> <p>「為甚麼你一定要這樣？」</p> <p>看著印在愛人眼中歇斯底里的我，恍惚間我從愛人的眼裡看到了五歲單純、稚嫩又害怕的我。</p> <p>『我為甚麼一定要這樣？我也想知道。』</p> <p>「你又不愛我，那就不要管我啊」忍著爬滿身的冷風和疙瘩，我像在燃燒生命般，亟欲從他的在乎中，找到愛我的證據。</p> <p>「你先下來！」</p> <p>「不要！」從她焦躁的眼中，我看到了愛，還有更多被磨平的不耐。</p> <p>「快點下來！」</p> <p>她忍受不住我可能傷害自己的可能，直接將我抱了下來。</p> <p>我的雙手摀打著她的肩膀，腳也在胡亂地踢著，臉上的表情卻前所未有的安心和放鬆。</p> <p>『阿，她還是在乎我的。』</p> <p>這樣病態的追求愛，藉由傷害而證明自己的存在。</p> <p>就是我的壞習慣，對吧。</p> <p>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，我便從那個遞出手的角色，已然變成掙扎、挑釁著、渴求關注的受害者。就這麼依循著那些曾深惡痛絕的惡習，複製在我自己的身上。用著我最討厭的方式，報復著愛著我的人。</p> <p>一次、一次比過去的手段激烈，從情緒勒索，到傷害她，也傷害我。明知這些只會讓她眼中的愛逐漸消散，我卻無法停止。</p> <p>她愛我、她不愛我、她愛我、她不愛我，抓住她、放開她、抓住她、放開她，愛她、離開、愛她、離開，摔下去，</p> <p>_____ 摔不下去。</p>	

我一直都知道，我是個極度欠缺安全感的人。相較於外表給人的感覺，我就像是空寂的黑洞，吸取能量卻從未排出。我的安全領域，僅由我自己所供應。但是，比起「愛」自己，我又更擅長於「愛」人。或許是因為熟悉於想要被愛的模樣，我總敏感於那些渴望愛的樣子。

我們會在一起，能說是我一手促成，是我誘著她進入我的世界。因為那些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到後來，相處時有點笨拙卻又用心的對待，以及明知我在吞食她的生命力，卻仍將我捧在手心不捨得摔的愛，讓我緊抓著她。因為渴望這份專屬的喜歡太久了，久到我都不相信他會實現。所以她在出現我面前時，我用盡全身的力氣，強迫她反覆證明愛我的真實。

時而高傲、時而怯懦，用著最鋒利的言語和令人不恥的行為，乞求著她的愛。

我對她的感覺總是很矛盾，因為一通來自我家的電話，對她的態度，就可以瞬間在躁和鬱之間快速轉換。無法宣洩而出的壓抑、痛苦窒息的罪惡感，讓我在她的面前就像個瘋子，徹頭徹尾的，瘋子。我不知道她到底愛我哪裡，或許是愛我的傷口、我的脆弱、我的堅強、我的高傲或我的不堪，又或者如她所說，只是愛我。

「你愛我嗎？」

「愛阿。」

「有多愛？」

「很愛很愛阿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對阿。」

『我也愛你。』

反覆的詢問、激烈的舉動、發狂般的歇斯底里，用著無數的方式，在確認她愛我的真實。每當她又包容了不同面向的我時，我總在安心的之中開始罪惡的害怕。

『我說的話是不是傷到她了？』

『她看到我這麼瘋狂的舉動，會不會害怕我呢？』

『我是不是都在消磨我們之間的愛呢？』

『再這麼下去，她會討厭我的吧……』

『會不會就這樣，不愛我了呢？』

如同癡症發作般的羞愧感、罪惡感和不安，就像週期一樣繞著我轉。

『畢竟，就連我自己，也無法愛我自己。那她又怎麼會愛我呢？』

在和她相處的日子裡，我總會慶幸我遇到了如此美好的她，又在同時被映照在陰影底下的模糊不已、混濁的我所刺痛。

每當她用那雙清澈的眼看著我，帶著我所乞求的愛，看著我時，我總忍不住看向我的手。我的手上，空無一物。然而，恍惚之間，我會看到那一隻隻指頭上，沾滿綿密、濃稠，帶有些許白濁氣泡的透明黏液，細聞之下可以嗅到淡淡的腥氣，若在出神中凝視，不注意間伸出舌頭輕舔，會感受到不同於日常的鹹。

他們像蜘蛛網絲，纏住我的手、我的人生、我的愛，還有她的愛。

我常會想到那些假想、夢魘以及如真似幻的性。她是一個乾淨到，讓我即便刻意忽視，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骯髒存在的一個人。

那些白濁，是我認識到自己，釋放自己，唯一學會的方式。

回想第一次接觸的性愛場面，與多數人不同的，是一場切身的實境真人表演。沒有誇大的生理反應、精心編造的劇情表演、各式的體位也不是展現的太清楚，且印入眼簾的主角更非是一生可能都見不到一次的男優、女優。而是在當時睜眼見、閉眼見，維護著我最低生活品質的人類。

那些背景、燈光、鏡位、視角我都沒有清楚的印象，僅依稀記得，那是一個對於五歲小孩尚且無法理解的樂園，充斥著深若沼黑的恐懼和摘下秘果後的衝擊。我的首段幼兒記憶，便是那樣難以開口的性。

以人來說，賦予肉體，將生命誕於這個世上的人為母親，而其中透過高潮迭起的愉悅，為基因序列貢獻一份力的人為父親。

人類透過繁衍，組織社會、建立起將自身所束縛的規則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脈絡。我也並無特例的，在這樣的組織架構當中所成長。

在我所生活的這塊土地上存有一定的教育體制，托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。多數在這個地方生存、微不足道的人們也可被大致切分為這幾個時期。

我的故事，是從一片樂園開始說起。從幼小稚嫩的嬰兒逐漸成長起，直至初上小學時期，都在樂園之中長大，這個充斥人生最美好事物的地方沒有太多的誘惑，有的僅是善意和善意。這裡的善意有著數不盡的煙霧、發酵過後濃縮又濃縮的酒精和戛然而止的尖叫粗吼。在這個世界中，我永遠有足夠多的時間注視著我的雙足，看著腳底所踩踏的方寸，進入我的靈魂。

阿，那是愛。我感受到那裡有愛，滿溢而出、將我吞噬的愛。

酒瓶相撞而激碰出的愛、煙霧尚且不及消散速度而被吸入肺葉的愛、反覆矛盾扭曲的話語如真似幻的愛，更不用說那些親身示範演練，激情、炙熱瀰漫整個血液的愛。

這些愛都讓尚且還未意識到生命是內含著何種意義的孩子，學會了生存的必要條件。其中，雋刻在靈魂深處的，是那些與渡邊淳一所相比擬的不甚華美、精巧、而誘人的純愛動作。

即便現在回想起來，當時的畫面早已模糊不清，但那些肉體相撞的聲音、愉悅和痛苦摻雜的呻吟。依舊會在那些夜深人靜的夜晚，以及夜不能眠的耳邊迴盪。

讓當下，尚且純白如紙片，在尚未完成影印作業的機台當中，即被瞬間夭折。透過上帝視角，看著那個稚嫩純潔的孩子，在嘗試用著仍不能完全掌握的下肢，磨蹭著對當時的他來說，略顯粗糙、乾澀的床單時，我即深知道，這個世界對他來說是片荊棘。

一次又一次的加重磨蹭的力道，摩娑著被單和肌膚所發出的細碎聲響，毫無遮掩的灌入。在不間斷的磨蹭、接觸之中，雙腿所能支撐的力道已顯得疲乏，然而這些，就像生物的基礎功能，早已刻印在基因和血肉之中。所以我的學習並沒有耗費太多時間。我在快速的幾秒間很快地學到，借用重力將自己的腹部貼合底下唯一的愛人，臉部深埋進不見底的黑暗漩渦，雙手如同禱告般的握緊，渾身肌肉攣縮著，止不住地顫動。

蟄伏著、抽搐著，細細拿捏撞擊的力道和速度。在愈發短促的呼吸、長吁的痛苦和呻吟之中，床板逐漸應合著並不悅耳的奏鳴曲，最後幾下用力，感受下體的濕潤已淋漓的沾濕底褲，渾身劇烈抽動了，下腹處所散開的柔和及快感便漫溢至全身上下。消弭了當前腦海中的世界。

就如古典制約理論所描述，我在幾次的學習，知道了從磨蹭下肢的這個動作，可以獲得快樂。於是，在還沒有認識到性的時候，就已經學會它了。

雖然本能身體的機制逐漸在腦中建立起連結，但在經過後天的道德灌輸後，打破窗紙的那一日也逐漸向我撲來。我終於意識到，這件事，這件我唯一學會讓我快樂的方式，是

錯的。

後續每段愉悅所衝擊的顛內高潮，經絡、骨血的相交融合，斷裂又再接回的靈魂，在之後的每段性體驗過程中，都逐漸與臉上愈發痛苦猙獰的表情，形成強烈對比。

這片樂園在一次又一次的削皮烙骨中，緩慢剝落。我在慾望和罪惡間尋求著平衡。然而，如同伊甸園中蛇信所吐露出的誘惑，在我之外的環境，總會勾引著我犯罪。

隨著一次又一次在煎熬中的反覆掙扎，生命開始顯露出它的爪牙。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神虐待，總讓我在靈魂的抽離間恍惚、失神。

從荊棘叢中蜿蜒掙扎竄逃而出的愉悅倍受代價的，宛若毒蛇的噬咬，神經毒素、出血性傷口和緊纏而窒的呼吸，猶如印記，刻在我的骨血之中。外在的束縛和我的本能，產生了極大的矛盾和衝突。

那些無法宣之於口的，險些溢出口中的恐懼，逐漸自我的身體深處蔓延開，衝撞著每個指尖孔洞，卻持續找不到洩洪的出口。他們如洪水猛獸，侵吞著我的腦袋，過於炙熱、燙口的感受，總讓我想要逃離這一切。

而避無可避的我 卻有絕望的只能選擇我唯一認知到的方式，獲得解脫。

對那時的我來說，一周見不到幾次面的「爸爸」和「媽媽」，便是我唯一的珍寶。只有在那些時刻，我可以當個完整的小公主，享受所有在這個年齡下能夠肆意表現的任性。然而那些擁有他們的時候，短暫的令我措手不及。

緊抓著欄杆、跪趴在地低吼著如同小獸受傷般的神情，總會在隨著幸福後而出現。不曉得是否是想逃避自己的罪，又或者只是貪戀那些美好的假象，我總是試著挽留我永遠都抓不住的人。

內心的反覆拉扯，一路將我拉拔長大。我內心深信，過了這個時期，一切都會改善。

我相信他們的愛，他們是如此的愛我。他們對我的愛，會沖淡所有的憤怒和痛苦。過往的爭吵會煙消雲散，我是他們愛著彼此的證據，所以，如果我們一起生活、互相擁有著彼此，他們便不會再憤怒、哭泣，也沒有那麼多的分離和恐懼了。

我的希望終在八歲那年實現。雖然不捨那個充斥的愛的樂園，但我仍然對於我未來所會擁有的幸福快樂，抱著滿滿的信心。

然而，即便是過了十幾年後的我，依然對人可能的彈性和轉變感到驚訝。原先滿心的冀望、會緊抓著門外欄杆、對著父母的出現望眼欲穿的那個孩子，竟會在後來，這麼想逃離有他們在的地方。

人們總說，時間會帶走一切。

但我覺得，時間並不會帶走一切。有的時候，時間的流逝，只會讓事態變得更加嚴峻。

有時候，事態嚴峻的程度甚至會超乎你過去的所有想像，並推翻所有你對美好的幻想。

我從我的小樂園，搬了家。

新的家，說是家，不如說是一個房間。一個我能待著的房間。

那時爸爸和媽媽仍住在阿公阿嬤家，我們三個人就這麼一起生活在那間小房間裡。雖然這個房間不大，但畢竟是我們一起待著的地方，恩，我當時是這麼想的。

但進到這房間住的第一天，我就發現，這裡的一切和我想像的太不一樣了。我的存在，硬生生的從隱藏地雷變成了燙手的未爆彈。

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年輕，還沒學習如何接受一個新的身分，也尚未接受我的存在和意義，我們之間，總隔著太多的意識拉扯。我的生命，就這麼持續被動地在他們的自由和責

任當中定義。

有的時候我會一個人守在空無一人的房間，有的時候是一個月兩三次，有的時候是一個禮拜兩三次。

最初的時候，我會同他們一起出去玩，但他們玩的我都不喜歡。我不喜歡在別人的家裡待到很晚，我不喜歡叫著我根本不認識的人，我不喜歡自己像個娃娃被展示，我不喜歡被迫表演，我不喜歡想回家卻不能回家的感覺，我不喜歡想睡卻又隨時會驚醒的瞬間，我也不喜歡討厭著這一切卻不讓我說出來的他們。

後來的時候，因為我的不配合，所以我都自願留在家裡，留在家裡的時間，會滴答滴答的過去，我會看著壁掛上的時鐘，從秒針，數到分針，從分針，在數到時針，看著時間切過一天。我的時間也會快一些。

我在衡量著自己的負荷中，決定每次自己待著和出去的機會，雖然這樣的算式有點孤單，但我也算是從中找到了平衡。畢竟那些自己待著的時間，還有我自己陪著。

我也有些慶幸自己從選擇的遊戲當中，倖存了下來。但是，每每我走出了一道迷宮後，總又有另一個挑戰在等著我。

雖然我的存在卡在了他們年輕、愛玩的時候，但我有時候也很高興有這樣的他們成為我的父母。在所有的學校活動中，我最喜歡的並不是校外教學、同樂會或是那些等待我上台領獎的時刻。對小時候的我來說，最喜歡的學校活動，是每一年固定一次的家長說明會。看著明艷動人的母親，穿著年輕、流行的服飾；帥氣帶有深邃雙眼的父親帶著母親，一同出現在一眾家長的面前，是我最驕傲又快樂的時候。

在母親所有的打扮中，我最喜歡看著她穿著窄短裙，而在媽媽的短裙中，我最喜歡那件牛仔短裙，沒有多餘的花紋，墨藍色交錯的深淺，會將母親纖細、白皙的雙腿襯得更加修長。每每看見母親穿上它後張揚、自信、大方地笑，我也總會被那樣的快樂所渲染一番。我為這樣美麗、大方的女人是我的母親而感到驕傲。

那一天，母親也是穿著那件我喜歡的窄短裙。

後來回想起來，我才發現這是我看過最爛的一場戲，主角的演技非常青澀，故事背景在深夜，約莫凌晨一到兩點的時候。一杯又一杯的酒精灌入，眾人腳邊的玻璃瓶肆意傾倒，一聲又高過一聲的吶喝，在酒杯間碰撞。

我又在一次的選擇中，低頭於渴望溫暖的時候。

「你多吃一點，這邊的菜很好吃」看著終於從人來人往之際、觥籌交錯的混雜中抽身的母親，遞給我的一點關心，我竟逐漸感到麻木。

「這是甚麼。」蹙著的眉就沒有放下過的時候，看著眼前的清粥小菜，我只覺得身邊那些刺鼻的香水味、菸酒瀰繞的刺激混著這碗清淡的白粥，襯的越發無法下口。

我在逐漸木然的情況下，被迫扮演了一個啞巴的角色，在這場戲裡出演一個被羞恥縫起了嘴的裝飾品。看著這個穿著我母親外衣的女人逐漸失態，臉上原先張揚著的豔麗，也扼殺了我對家的所有想像。看著她抱過一個又一個男人，而那些男人，在攬過她的身子後，又會面對著我，數落著母親的不堪。雙眼神都像視姦著我的自尊，將散落一地、碎的無法拼湊的理智匆促撿起，雙目失神，無法轉身踏出的腳步，硬生生的被釘在原地。她的那件毫無花紋的牛仔短裙，也逐漸染上了我辨別不出的顏色，而後，在不注意間，蒙住了我的雙眼。

過去的某些時刻，我都會想：『為甚麼？』 『我做錯了甚麼？』每次和他們出去，直到深夜才回家的時候，我都會暗自在心裡想：『我下次要留在家裡。』但每當傷好了，結痂了，沒那麼疼了，我又會一再的被可能的溫暖所誘惑。我知道，我其實很不喜歡一個

人待著的感覺。

但是這一次，在那一刻我知道了，過去我問的『為甚麼』其實都不重要。雖然機會很小，但有些人，不一定要偷拐搶騙、殺人犯罪才是壞人，就只是剛剛好，又只是沒有為甚麼，又，不需要為甚麼。

人在不曉得自己的身分定義時，或許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藉由身邊的環境、人、事、物判斷自己是誰。

看著我碎了一地的想像，想著，又或許甚麼也沒有再想。

唯一印象深刻記得的僅是：「那道菜最後送入我口中的菜真難吃」。

我拖著我僅剩的靈魂和零碎的自尊，回到了家。

我略略整理著自己的床，身體和精神的疲憊已經讓我難以再保持清醒。但母親沉重的身體擋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微惱著看她毫無防備、痛苦的神色，竟不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。

「你去我們床上睡。」父親也意識到了我們的僵持不下，將我趕至一邊的大床上。

天知道我想要的不是睡，而是屬於我的位置。

然而，不過半分鐘，我就清楚了，那裏已經被強制徵收了。在我的精神出走的時候，我連我的位置都丟了。

父親趁著意識不清的母親昏昏沉沉時，略帶安撫的半強迫脫下她的衣物。

原先仍帶有不甘的我，以最清晰的保護機制快速轉動。我用力地閉上眼睛倒在那張大床上，用盡全力、握緊雙拳的嘗試讓自己冷靜下來，深呼吸、吐氣，讓自己真的能睡著，讓我真的能睡過這一場惡夢。但我該清楚的，今天晚上，神早已怠班歇業，無論我怎麼衷心的乞求，祂都對我的聲音視而不見。

那些聲音、喘息輕飄飄的鑽進我的生命裡，我毫無招架之力，任人刀俎。

「啊……嗯…」

「哈……」

「舒服嗎…」

「阿……嗯…」

那些粗喘和細聲地呻吟交織，所有性事中的淫聲浪語，全都一字不落的輸進我的耳朵裡。

好想逃—好想離開這裡—，但是我的身體，被釘在這裡。我的右腳，緊捆著我的左腳，摩娑著。巨大的被單罩住我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讓我的靈魂躲在耳後髮梢間，那是最安靜的觀賞位置。

就這麼兩次稱不上精采淋漓的性事，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。

我將自己帶上不食人間煙火的表象，嚐盡所有壓抑過後的酸澀，在一輪又一輪的糾葛拉扯中，不斷放縱自己。藉由性愛，獲得快感。

但嚴格的來說，或許那些也根本稱不上性愛，只能勉強說是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虐待。

可能是反覆褻瀆自己身體的罪，在夜深人靜之時，我總得站在斷頭台前，用著利刃一刀一刀的剝下，皮膚底層隱藏著的醜陋慾望。然而，即便已是這般的掙扎和矛盾才能換取到的平衡，同樣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。就算是久站在高索上跳著大球的小丑，也總有耐不住身體極限的一天。

我的精神，在長久的支撐下，終已逐漸潰堤。我重重的摔下來了。

聽說，人的潛意識會透過夢而表現出來。我想，這應該是真的吧。在夢裡滑了無數次

的腳，險些摔疼的恐懼，將我整個人搖醒後，下一次閉上眼的當下，該建立幾次的心理準備，才能安穩睡下呢。夢裡的世界，總不知道被誰上了蠟、抹了肥皂水，是個不安好心的人呢。安穩的睡著怎麼就這麼困難。

無數次滑落的經驗，讓我連同數著階梯，往下走時，也做好了隨時墜落的準備。我的右腳，聰明地縮了起來，網緊著左腳，將我的自由囚禁在方寸的階梯間。

